



苦蕒百样味

□黎强

从小至今,苦蕒一直都伴随着我的生活。其貌不扬的苦蕒,可做泡菜、可配海带炖汤、可凉拌,为一日三餐平添了几分或清香或辛辣的味道,使俭朴的小日子顷刻间有了饭香、菜美、汤也鲜的升华。无论是儿时的食不果腹,还是现在的衣食无忧,苦蕒总在我的一粥一饭中。

小时候,我最初对苦蕒是抗拒的,主要是受不了那刺鼻的辛辣气。吃罢苦蕒,满嘴都是怪怪的味道,打一个饱嗝,涌上来的也是辣辣的气味。但家庭条件如此,吃也得吃,不吃也得吃。苦蕒廉价、易于保存,还能变着花样做菜,是我母亲食谱上的常客。

在老灶房的一角,母亲用一个大大的玻璃坛子,在清水里加些干辣椒、花椒和盐制作成盐水,泡上青菜头、红萝卜,再把颗颗如珍珠般白生生的苦蕒放进坛子,浸泡几天后,就可作为早餐下稀饭的菜肴了。有时候,母亲也直接在一个小瓦罐里腌制苦蕒,把洗净的苦蕒放进去,再抓一把食盐和花椒,搅拌均匀后放置在阴凉处,这样腌制的苦蕒别有一番风味。那时我还小,对苦蕒只是抵触式的接受,总是用筷子夹最小最嫩的,然后屏住呼吸,就着碗里的稀饭咕嘟咕嘟吞下去。有时咀嚼到苦蕒,鼻腔被刺激,眼泪噙满眼眶,那滋味确实难受。只不过,好歹也算把肚子填饱了,父母亲看着我背上书包蹦蹦跳跳地去上学,打心眼儿高兴。

我小时候身体不好,医院、诊所是经常光顾的地方。我的病说来就来,常常无缘无故肚子疼、胃疼,而且一发作就疼得满脸通红、虚汗直冒。不知道母亲听谁说的,生苦蕒用水吞服,可以治肚子痛。小娃儿哪想吃这么难吃的生苦蕒哟,我死活不从,惹得母亲气上心来,捏着我的鼻子,强行送服生苦蕒下去。不知道是苦蕒的作用,还是我哭累了的缘故,一觉醒来,肚子竟然不痛了。从那以后,凡是我肚子痛,母亲就如法炮制,我也渐渐习惯了这个疗法。

我家在河坝街老街居住时,家家都是木板房、夹壁房或吊脚楼,要是谁家炒盘蒜苗回锅肉、炖点鸡汤,那香味就穿

墙破屋而来,馋得大人娃儿流口水。母亲见我们仨兄弟馋得慌,就会去市场买回一只老鸭,亲手宰杀后,噼噼啪啪砍成小坨,余水后爆炒,再入大铁锅炖制,配料是海带和苦蕒。一见苦蕒,我的小嘴撅得老高,心里嘀咕:“这么好吃的老鸭汤,咋又放些讨厌的苦蕒哟?”等父亲下班回家,一家人围桌而坐,母亲从灶房端出一大瓷盆香喷喷、油亮亮的海带苦蕒老鸭汤,香味一下子席卷了整间屋子。连肉带汤,母亲给我们仨兄弟每人舀了一大碗,再把鸭头舀给父亲下酒。另外,母亲还给我舀了一碗炖得熟烂软香的苦蕒,让我吃掉养胃。

如今,生活美好得像芝麻开花节节高,想吃啥都不成问题,但我的小家一直有苦蕒陪伴。有时做菜炖汤,打开冰箱发现苦蕒用完了,还真有点手足无措,必须想办法弄点回来。在有意无意间,苦蕒已成为我家的生活必需品了。

秋茄子上市,我会买上几个,用蒸笼蒸熟。抓一把苦蕒剁细,加入盐、油辣子、海椒、花椒、味精,再加上生菜油,夹着秋茄子蘸着下饭,那味道简直不摆了,堪比美味珍馐。我在做家常红烧茄子时,拍几颗苦蕒入锅焖烧,味道极美。逢年过节时,我会去市场上选购新鲜肥实的鹅掌,再辅之以颗粒饱满的苦蕒,给家人炖上一锅鲜味四溢的苦蕒鹅掌汤。有朋友来家做客,剥开几个皮蛋,再抓几颗生鲜苦蕒切成碎末拌在里面,一道苦蕒松花皮蛋让朋友们赞不绝口。

母亲告诉我,老祖宗把苦蕒比作“菜中灵芝”,常吃可以延年益寿。对于我而言,苦蕒给了我小日子的调料,也给了我小家庭的养料,一样苦蕒百样味道……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断肠草花 像极了世间的爱情 (微型诗一组)

□廖凡

断肠草花

蜂蝶染指是否断肠
不可考
断肠草花流放路边土角
像极了人世间的爱情

油菜花

挣脱了油榨得多才好的铁律
今天 世人更钟情于
金黄的花海

紫玉兰

点燃彩色的火苗
向春天表白

樱花

你的风采
源自没心没肺地绽放

李花

白里泛青
带着老家的味道
村姑般羞涩

风筝

跑到云端去舞蹈
提升了春天的高度

望月

一把镰刀
挂瘦了山水
肥了相思

致聊斋

人也罢
鬼也好
只要能以心换心
就没亏

语丝

浪花虽美 却无根
沙漠很大 可少水

世间的圆

圆滑、圆梦、圆脑袋
几人能圆满人生

过年

远行的儿孙是否已嗅到年的味道
兴奋涌上老火车
挤变形了的喜悦
滚落到儿时的小河沟里
打捞一把乡愁
憧憬明年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夜捉萤火虫

□唐安永

“萤火虫,打灯笼,飞到东来飞到西,晚上不用怕,萤火虫送回家……”时至今日,每当想起这首童谣,儿时与小伙伴在夏夜追逐萤火虫的场景,就会像电影里的镜头一样清晰地展现在眼前。

童年时,院子里住着十来个与我同龄的小伙伴,那时富有情趣的活动甚少,夏夜同小伙伴一起捉萤火虫就成了我们精神上的饕餮盛宴。

盛夏的傍晚时分,成群结队的萤火虫在小路边、房前屋后、水沟边,忽左忽右、时高时低地飞来飞去。它们就像一盏盏绿幽幽的小灯笼,在茫茫的夜空下来回穿梭,给盛夏的夜晚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夜幕降临,分散在田间地头的伙伴们,披着星光,哼唱童谣,急急忙忙赶回家,草草吃完碗中的饭。“走哟,捉萤火虫去!”随着一声呼喊,院子里的小伙伴们急火火地带着工具,追逐上下翻飞的萤火虫。

小伙伴们来到田埂里、稻田边、草丛中、溪沟边、树林中,望着像天女散花般的萤火虫,有的伸出双手去抓;有的拿出布袋追着萤火虫一路狂奔……有的小伙伴捉到了,高兴地大声呼喊,笑声响彻沉寂的山村。

捉萤火虫比赛,是我们最爱玩的游戏。谁捉的萤火虫多,就当“皇帝”,而捉得少的则只能当“奴仆”,要心甘情愿地接受惩罚——给“皇帝”当马骑。“皇帝”骑在“马”背上快意驰骋,其他人前呼后拥,玩得尽兴。

玩累了,小伙伴们瘫软在厚厚的草地上,借着月光,仰望翩跹起舞的萤火虫,这时有人发出疑问:萤火虫是一个什么怪物,为何只在盛夏出现?为什么它的尾部会发出幽幽的荧光?它对人类有益还是有害?轻柔的夜风吹来,带走了大家心中的疑

问。直到上了中学,生物课上,老师详细地讲解了萤火虫的相关知识,我们才弄明白萤火虫夜晚发光的原因。也弄清楚了萤火虫是益虫,它能捕食蜗牛,是蜗牛的天敌。更知道了萤火虫对环境变化极为敏感,它的数量多少,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地环境质量状况的好与坏,因此,它随时提醒着人们去保护、爱护环境,做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历史上,很多文人骚客都赞颂萤火虫。《诗经》中说:“叮叮鹿场,熠熠宵行。”清代诗人查慎行写下:“月黑见渔灯,孤光一点萤。微微风簇浪,散作满河星。”唐朝诗人周繇褒扬萤火虫:“熠熠与娟娟,池塘竹树边,乱飞同曳火,成聚却无烟。微雨洒不灭,轻风吹欲燃,旧曾书案上,频把作囊悬。”“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唐代大诗人杜牧则借萤火虫把人间的悲欢离合写成了千古绝唱。

为激励我们从小发奋读书,老师给我们讲晋代车胤“囊萤夜读”的故事:车胤自幼聪颖好学,但家境贫寒,常常没有油点灯,为了能多读书,夏夜去捕捉大量的萤火虫,用袋子装着照明夜读,日积月累,学识与日俱增,成为天下知名的大学者。

听完故事,被车胤的勤奋打动,也激起了好奇心,我也尝试过在萤火虫光下学习。我找来塑料袋,小心翼翼地将一只萤火虫装进袋里,挂在墙上,然后熄灭油灯,拿出书来翻阅着。只可惜,不一会儿的工夫,那微弱的亮光就相继熄灭了。后来老师告诉我,其实萤火虫的光是可以亮很久的,是我把塑料袋口扎得太紧了,萤火虫因缺氧窒息而亡。现在想来,我深感愧疚,觉得很对不起那些无辜的萤火虫。

如今离开家乡几十年了,儿时的伙伴很难再聚到一起。去年春节,大家又聚在了一起。畅聊时,都不约而同地聊到儿时捉萤火虫的情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再次去体验一次捉萤火虫,重温儿时的快乐与单纯。
(作者单位:重庆奉节明水中学)



猴缘

□武辉夏

刘光瑞是少林堂的名中医,道坚法师是华岩寺的方丈。我们三个都属猴,亦是好友。我是大猴,是画家;光瑞小我一轮,是中猴,是名医;道坚又小一轮,是高僧。我们之间互相称谓“大猴”“中猴”“小猴”,甚为亲切。一次,道坚叫我“老猴”,我生气地问道:“我老了吗?”他赶忙道歉。我说:“之所以称大、中、小,就是不言老的意思。”

后来,一些属猴的朋友也加入“猴群”,甚为热闹。著名作家孙善齐、李耀国和著名书法家安为年加入“大猴群”;著名书法家苏大椿、李文岗、史若飞和重庆旅游学院前院长罗兹柏、重庆电视台邱朝举加入“中猴群”;重庆歌剧团青年演员黄胜男也属猴,要加入猴群,我说:“你更小一轮了,应该称‘小小猴’。”

就这样,我们的“猴群”不断壮大。
(作者系重庆市政府文史馆馆员)



武辉夏作品

